

夜裏增強的風勢發出有如海獸饑餓時的吼叫聲，掠過僧房和正殿的棟樑，撼搖著大地的雨勢，不時像砂礫般擊打著門窗，所有走廊上的地板、柱子，全發出有如嚶嚶啜泣的聲音，屍體震動得讓人以為是飄浮在空中。

由夏入秋時的暴風雨，往往讓室內的空氣熱到令人喘不過氣，那份悶熱使人神經越發焦燥，更放大了暴風雨的淒厲悚然，也難怪剛滿十五歲的小沙彌法信會被天花板調落的灰塵嚇破膽，瑟縮著身體躲在室內一角。

「法信！」師父在隔壁房間呼叫的聲音，讓他身子猛打哆嗦，有如剛從惡夢中醒來般瞪直了眼睛，一時半刻之間完全無法回應。

「法信！」師父呼叫的聲音更大了。

「來……來了。」

「能麻煩你像平常一樣的到正殿巡邏一下嗎？辛苦你了。」

師父的吩咐讓法信的身子嚇得更加蜷縮著，平日安閒舒適的兩人住所，如今卻顯得可恨起來，怎能讓人在這種風雨交加的時候獨自出去檢查門窗呢？

「那個……師父。」法信好不容易才擠出一點聲音。

「幹嘛？」

「就只有今晚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他聽到師父哄笑的聲音。

「你是說你會害怕嗎？好吧，既然這樣，我也一起去吧，跟我來。」

法信就像是強拉著般進入師父的房間。

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準備好的，原本在看書的師父點亮了燭台上的蠟燭，朝著正殿的方向走去，蠟燭微光照亮了年逾五十年長者枯瘦的臉，像骷髏般給人心驚膽顫的感覺。

進入正殿後，搖曳飄動的燭火將兩人的影子映到天花板上，空氣陰沉混濁，彷彿踏進一個沒有盡頭的洞穴，法信甚至再次興起或許無法平安生還的擔憂念頭。

正面端坐著人身大的黑色阿彌陀如來神像，在師父手上燭火照耀下，顯得更加莊嚴肅穆。師父在神像前暫時停腳誦經，從香爐、供燈盤、燭台、花瓶、金色蓮花座到佛壇、讀經桌、捐獻箱等器具的影子，各自隨著燭光搖曳，有如不知名的昆蟲般晃動著，似乎隨時會從佛具之間跳出什麼駭人的怪物般，一想到這裏，法信大腿上的肌肉便開始發抖起來。

師父再度走動，似乎連他都感染到那份駭人的陰森，加快速度走動前進，大致巡邏過門窗之後，蒼白的臉孔才放鬆下來，並發出一聲嘆息。

不知道師父又想到了什麼，竟再度走向正殿，法信正想著他是否會走到阿彌

陀如來佛前時，只見師父在佛像正下方的修行蒲座坐下，將手上的燭台放在一旁，說：「法信，膜拜。」

法信有如機器人偶般趴伏下去，他和師父一起誦經，片刻之後，他抬起頭，見如來佛慈悲忍辱的面容更添一份柔和色彩，連暴風雨也無法動搖的崇高，反將法信誘進猶如夢境的恐怖世界。

「好驚人的風雨啊！」師父的話讓法信嚇住。

「但是，法信！」過了一下子，師父突然以煞有介事的口吻厲聲對法信說：「今晚，當著阿彌陀的面，有件事我非向你懺悔不可，現在我要在你面前自首我那極度駭人的罪狀，幸好是在這場暴風雨中，不用擔心會有他人聽到，請掏淨耳朵仔細聽我說吧！」

師父的雙眼炯炯閃著精光，將音量提高一級，說：

「其實啊，你可能認為我是個德高望重的和尚，不過，我在阿彌陀佛面前卻是個連凝神靜坐都沒辦法的破戒殘暴、豬狗不如的惡人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師父出乎意料的言詞讓法信下意識地驚叫著，全身的肌肉頓時如化石般僵硬，他直盯視著師父的臉，好像能看出一個洞似的。

「我啊，是個殺過人的大壞蛋，啊，也難怪你會這麼驚訝，在你來到這間寺廟之前的小沙彌良順，便是被我殺死的。」

「騙人，師父，那是騙人的，請你不要再說這麼恐怖的事！」

「不，是真的，我不會在阿彌陀佛之前說謊，我讓良順表面看起來是病死的，事實上是我動手腳將他害死的，這是有原因的，有很深刻的原因啊，說起來令人感到可恥，不過，我無論如何都得說給你聽。

「我當了四十年和尚，在這期間，聞過很多焚燒人體的味道，雖然剛開始時覺得很不舒服，卻隨著年歲的增加而無可救藥的愛上了那種味道，於是到了最後，只要一天沒聞到那種焚燒人體脂肪的味道，我的情緒便會變得焦躁不安，難受到很想搔抓胸口，甚至連安靜坐著都辦不到，儘管覺得卑鄙下流，卻是無計可施，即使是烤魚烤牛肉的味道，也絕對無法讓我滿足，那種焚燒人肉的氣味，彷彿能讓人聯想到曼珠沙華花的有毒色彩，是其它味道萬萬模仿不來的。

「你還記得前一陣子我借給你的『雨月物語』裏的『青頭巾』的故事吧，愛上侍童的和尚吧，他因為侍童的死而悲傷難耐，竟將侍童的肉吃食殆盡，而且食髓知味，後來竟到村子裏殺了很多人來吃，我正巧就是那樣子的淪為人世間的惡鬼，於是為了私慾，我殺害了良順。

「幸好那時候的良順已經病了好一陣子，我悄悄的餵良順毒藥，順利的將他殺害了，誰都想不到是我殺的，在沒有受到任何懷疑之下，就替良順舉行了葬禮，不過在火化之前，我將良順的肉全部割了下來，這件事不用說當然是沒有人知道。

「在那之後，我想著該如何處理從良順屍體上所割下來的肉，即使是我也不喜歡一再地殺人，卻希望能在一段長的時間之內，聞到焚燒人肉的味道，我想了許久，突然浮現出一個妙計，這妙計不是別的，而是將人肉的脂肪製造成蠟燭，

製成蠟燭之後，只要我以和尚的身份，早晚將它放在佛前燃燒聞嗅，絕對不會有人懷疑，況且所製成的蠟燭，可以享受一段相當長的時間，想好之後便偷偷地開始動手製作蠟燭，我將良順的脂肪溶進普通的蠟裏邊，稱心如意地製作了許多蠟燭。

「之後的每一天，我壓根兒不覺得畏懼，在我修行時，我便點燃那種蠟燭，以滿足我豬狗不如的慾望，修行以外的時間，我也曾點燃蠟燭享樂，但是到今天為止，我都沒有受過天譴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這真是一件恐怖的事。

「可是，法信，我所製作的蠟燭是有限的，就算是每天點一根，一年也得燒掉三百六十五根，隨著蠟燭數量的越來越少，我也越來越有說不出來的著急，尤其是這兩三天，有著怎麼說也說不出來無法排遣的不安，而且越來越加深，一想到這，我便不得不設法解決，法信，我已經煩惱到再也吃不下飯了。

「現在這裏所點燃的這根蠟燭，是僅存的最後一根以良順脂肪製成的蠟燭，從剛才開始，我就一直焦躁不安，法信，我需要良順的替代品，法信，我想殺掉你。

「喂，你要做什麼？想逃也沒有用了，這場暴風雨，正是殺人的最好時機，你不要再哭了，就算你哭死了，就算你喊啞了，也不會有人聽到的，你已經是隻被蛇盯上的青蛙了，痛痛快快覺悟吧，滿足我的心吧，喂，拜托你成為我排遣奇特心態的蠟燭吧！」

被和尚抓住手臂的法信，因受到極大恐懼連哭都哭不出來，像一灘難泥般蹲坐在現場，不過，他一想到目前正面臨的是生死存亡關頭，心裏渴求著最後的一線希望，不由得說出求情的哀語。

「師父，你饒了我吧，我不想死，拜托你，放我一條生路吧！」

「嘿、嘿、嘿……」和尚浮現出惡魔的笑容，這時候暴風雨更加激烈地襲向正殿。

「嘿，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不管你怎麼哀求，我都不可能放過你了，來吧，覺悟吧！」

法信就擔心師父會這麼說，他看到師父的手從腰際拿出一件亮晃晃的東西。

「啊！師父，就當是做件善事吧，請你放下刀子，求求你，饒了我吧！師父，我不要……我還不想死啊……」

這句話生效了，師父靜靜地放下高舉著的手臂。

「你真的那麼想要活命嗎？」

「是啊，師父。」

法信雙手合十懇求師父。

「那麼……我就饒你一命吧，可是我說什麼你都會去做嗎？」

「是是是，你說什麼我都會做。」

「一定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麼，你願意幫我殺人嗎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我饒你一命，可是你必須幫我殺人，你願意幫我忙嗎？」

「那麼．．．那麼恐怖的事．．．．」

「怎麼樣，你做不到嗎？」

「可是．．．．」

「既然這樣，你願意痛痛快快地讓我殺掉嗎？」

「啊啊啊，師父．．．．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什．．．什麼事情我都願做。」

「你願意幫我嗎？」

「是．．．是的。」

「很好，那就開始動手吧！」

「咦？」

「從現在起就開始殺人了。」

「在哪裏．．．．」

「在這裏。」

「殺誰呢？」

和尚滿臉殺氣騰騰，用左手指向阿彌陀如來佛代替回答。

「是要殺掉那尊阿彌陀嗎？」

「不是，是那尊佛像後邊，現在躲著一個趁著暴風雨時潛進來偷寺廟香油錢的小偷，他就是你的替死鬼，來，動手吧！」

和尚站起來，就在法信還未站起身時，從阿彌陀如來佛後邊，颯的飛出一個有如巨大老鼠般的漆黑怪物，衝撞亂踢著廟裏的東西，然後一溜煙逃出廟去，消失在黑暗中，幾秒鐘之後才弄清楚那就是蒙面小偷。

「啊，師父！」

法信因驚異而忘掉了恐懼，他大叫著，正要拔腳跟著小偷後面追出去時，師父伸手緊緊地抓住他的手臂，臉上浮現和先前完全不同的溫柔祥和神情，說：

「不要理他，他想逃就讓他逃吧！可是，法信，你要原諒我，剛剛我所說的蠟燭及殺人的故事，都是我臨時編造出來的，先前，我看到阿彌陀後面有東西在輕微的晃動，便知道那準是有小偷趁著暴風雨到來偷香油錢，我如果輕易的亂喊，不知道那個小偷在慌亂之下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，因此，除了用計謀將它逼退外，實在別無他法可想，而且說不定我倆都有被殺害的危險，不過，幸好，那個小偷也認為我說的故事是真的，嚇得落荒而逃了，什麼，這可是普通的蠟燭啊！良順真的是病死的，你知道我今晚在看書，看的正是『兩月物語』，才會想到那樣讓你驚駭的故事啊。」

師父說著，伸出右手展示著光亮物體，接著又說：

「你一定認為這是一把刀子吧，其實，這只是一把扇子，人在恐懼時，往往會看錯東西，那個小偷一定也把這個看成是刀子啦．．．．」

廟外暴風雨繼續猛烈地咆哮著。 -----(完)